

最佳爱情描写辞典

进 生 文 翊 主 编

学 苑  
出 版 社

*Handwritten signature*

*Handwritten mark*

# 最佳爱情描写辞典

进 生 文 翊 主 编

学苑出版社

主编：进 生 文 蝴

编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鸽	马建川	支小青	王红怡
艾  群	阮小青	孙继山	刘建军
刘  群	刘慧敏	李  平	李秀云
李晓春	陆  旭	杨  燕	文  蝴
进  生	吴晓华	张  颖	金  莹
赵齐宏	周  敏	贺小棠	胡  楠
高  潮	徐冬雪	郭增营	曹玖梅
商  玲	商  磊	曾  建	焦宏昌

## 最佳爱情描写辞典

进 生 文 蝴 主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区交道中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8125 字数：413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7-80060-925-1/Z·98(平装) 定价：8.95元

# 目 录

钟情篇		试探	(55)
倾慕	(3)	拒绝	(60)
旧情	(17)	意外	(62)
揣测	(19)	赞颂	(62)
忐忑	(21)	初恋篇	
思忖	(22)	揣测	(67)
兴奋	(22)	狂热	(68)
比较	(26)	错愕	(69)
矛盾	(27)	亲昵	(71)
憧憬	(28)	惆怅	(72)
净化	(29)	冒险	(73)
炽烈	(30)	冲动	(74)
遐想	(31)	热烈	(76)
陶醉	(32)	深情	(77)
鼓舞	(32)	费解	(78)
喜悦	(33)	委屈	(79)
波动	(35)	淘气	(79)
失衡	(36)	顾忌	(82)
冲动	(37)	窘迫	(83)
求爱篇		体验	(85)
发誓	(41)	执着	(90)
接受	(44)	盲目	(90)
表白	(48)	孟浪	(91)
追逐	(50)	神秘	(93)
策略	(51)	幸福	(94)
抉择	(52)	自卑	(95)
痴迷	(53)	净化	(95)
乞求	(54)	天真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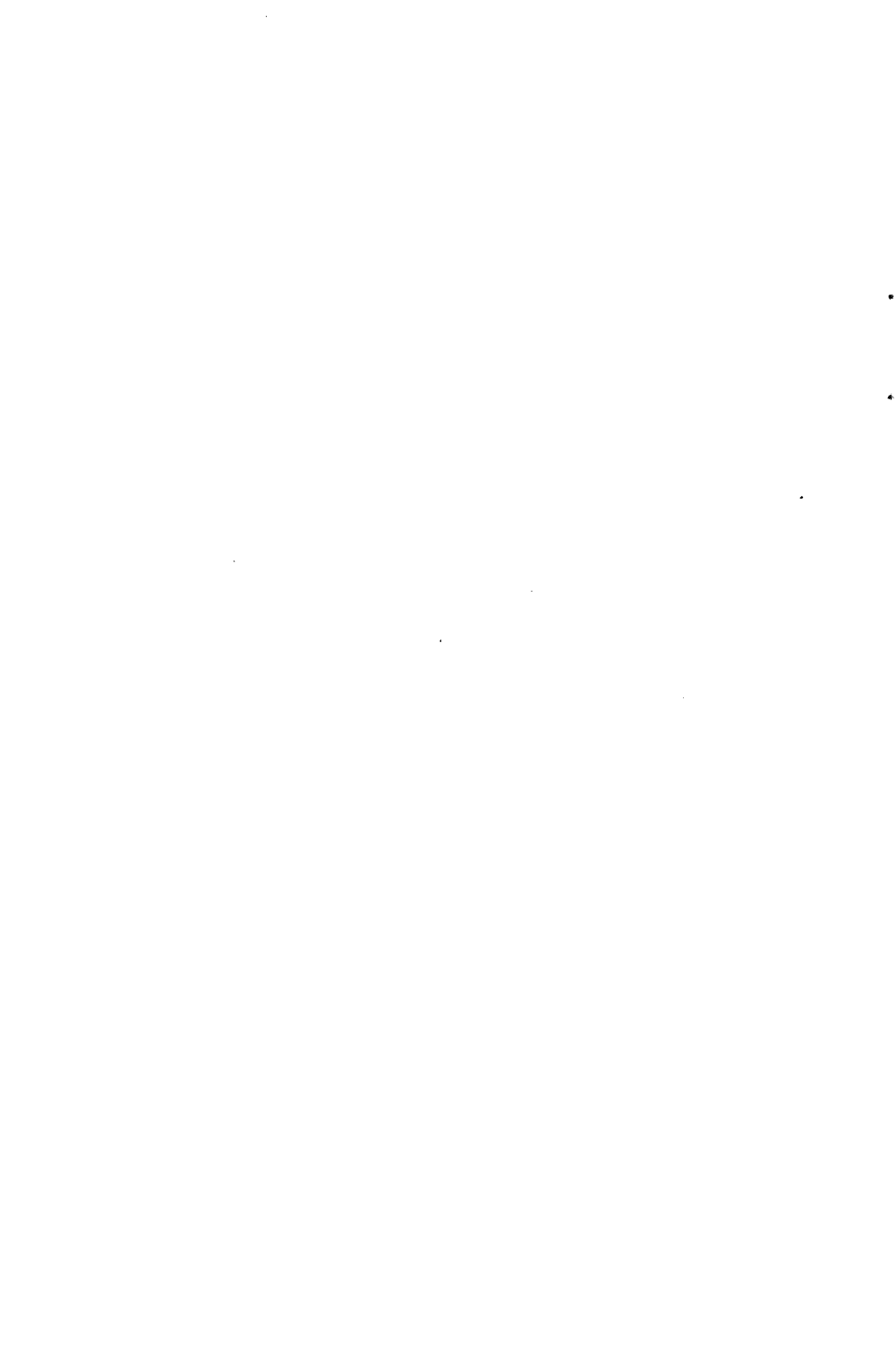
移情·····	(98)	献身·····	(181)
单恋篇		幻觉·····	(184)
幻觉·····	(101)	羞涩·····	(185)
顾虑·····	(102)	怜爱·····	(186)
敬爱·····	(103)	入魔·····	(187)
怯懦·····	(104)	释疑·····	(189)
诚挚·····	(104)	狂野·····	(190)
思忖·····	(105)	迷惑·····	(191)
追忆·····	(108)	慰藉·····	(192)
惆怅·····	(112)	交流·····	(194)
崇拜·····	(113)	幽会·····	(196)
懊悔·····	(115)	体谅·····	(198)
苦涩·····	(116)	表白·····	(199)
表白·····	(124)	诚挚·····	(202)
殷勤·····	(130)	吸引·····	(204)
冒失·····	(131)	情欲·····	(204)
迷惘·····	(133)	甜蜜·····	(205)
欲念·····	(134)	质朴·····	(207)
狂热·····	(138)	净化·····	(208)
期待·····	(140)	幸福·····	(209)
固执·····	(142)	忐忑·····	(210)
柔情·····	(143)	体验·····	(210)
幻想·····	(144)	激情·····	(220)
痴迷·····	(149)	恬静·····	(229)
揣测·····	(155)	痴迷·····	(230)
倾慕·····	(157)	柔情·····	(233)
纯真·····	(163)	陶醉·····	(234)
局促·····	(164)	婚外恋篇	
热恋篇		犹豫·····	(239)
亲昵·····	(169)	追忆·····	(239)
顾虑·····	(180)	动情·····	(240)

委屈	(241)	别离	(310)
情思	(242)	争执	(318)
妒忌	(242)	伤感	(324)
柔情	(243)	误解	(335)
狂热	(244)	绝望	(342)
幽情	(246)	思念	(350)
圆满	(247)	羞愧	(357)
奉献	(248)	凄惨	(358)
顾虑	(249)	困境	(360)
窘迫	(250)	尴尬	(361)
亲昵	(252)	思忖	(365)
表白	(254)	孤独	(368)
揣测	(259)	隐痛	(369)
痴迷	(260)	压抑	(383)
苦涩	(263)	错位	(385)
追忆	(274)	矛盾	(387)
体验	(275)	抉择	(397)
苦恋篇		期待	(401)
分歧	(281)	醒悟	(402)
忍耐	(282)	负担	(403)
痴迷	(283)	沮丧	(404)
波动	(285)	狐疑	(410)
辩解	(287)	痛苦	(410)
惆怅	(288)	折磨	(413)
追忆	(290)	自责	(417)
旧情	(293)	反思	(419)
失望	(297)	局促	(421)
体验	(301)	手腕	(422)
怯懦	(301)	顾虑	(427)
愤懑	(304)	犹豫	(431)
怜爱	(305)	懊恼	(432)

梦想·····	(435)	幻想·····	(457)
厌倦·····	(436)	悲伤·····	(458)
烦躁·····	(439)	绝望·····	(459)
解脱·····	(442)	茫然·····	(462)
矢志·····	(443)	羞愧·····	(463)
失恋篇		矛盾·····	(464)
沮丧·····	(447)	希冀·····	(465)
隐痛·····	(447)	焦躁·····	(466)
愤懑·····	(453)	费解·····	(466)
惆怅·····	(457)		

# 钟 情 篇





## 倾 慕

(临危的安德来公爵深爱着娜塔莎,面临死神的逼近,他想了许多。娜塔莎一直守护在他身旁。)

自从她开始看护他以来,他总是体验到一种肉体上的近感,她坐在扶手椅上织袜子,侧身对着他,用身子挡住烛光。(安德来公爵有一回向她说,没有人比织袜子的老保姆照看病人更好了,织袜子的工作能使人感到安慰;从那时候起,她便学会了织袜子。)她那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移动着时而相碰的织针,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她那垂头的沉思的侧面。她身子动了一下——线团从她的膝头上滚了下来。她颤抖了一下,看了看他,用一只手遮住烛光,小心、敏捷、准确地俯下身子拾起线团,然后又照先前的姿势坐下来。

他动也不动地望着她,料想她在捡起线团之后,一定会深深地吸一口气,但她没有这样,只是小心地缓缓气。

在特罗伊擦修道院里,他们说到过去,他向她说明,假使他还活着,他要永远为自己的伤而感谢上帝,因为受伤使他又能和她在了一起;但是从那时起,他们从来没有说到将来。

“这可能不可能呢?”现在他望着她,边想边听着织针发出的轻微声。“难道只是为了我会死,命运才那么奇怪地让我和她遇在一起吗?……难道仅仅是因为我过着虚伪的生活,才向我展现生活的真理吗?在世界上我最爱她。但是,假如我爱上了她,我该怎么办呢?”他想,由于在痛苦中养成了习惯,他忽然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听到这个声音,娜塔莎便放下袜子,朝他侧过身去,看到他那明亮的眼睛,便忽然轻轻地走到他面前,俯下了身子。

“您没有睡着?”

“没有,我对您望了很久;我觉察到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没有人像您这样给我这种柔和的寂静……给我光明。我高兴得简直要流泪了。”

娜塔莎向他靠近了一点。他的脸上显露出狂喜的神色。

“娜塔莎,我太爱您了。世界上我最爱您。”

[俄国]列·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四卷

（到乡村来度假的施罗特贝格先生爱上了村里的寡妇恩特列斯夫人，他虔诚地向她求婚。两人都沉浸在一种美好的感情陶醉中。）

……他温柔地压低了嗓门讲着，为她平静的态度所感染，被红黄色的夕阳微微地、舒适地迷醉了，心里满意于至少她在听他讲话。她听着、沉默着，被心灵的一种令人愉快的疲倦感征服了。她并不完全意识到，这是一次求婚，是决定她命运的时刻，即使这个思想也不能使她激动或痛苦，因为她一秒钟也没有想到要认真看待这件事。可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像伴着音乐似的轻轻消逝过去，她微醉地侧耳倾听，无力作出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决定，连摇摇头或站起身都做不到。

施罗特贝格又停住了，询问地望着她，见她仍毫无改变地垂着眼皮，脸颊微红，好象在聆听音乐。他不懂得她这一姿态的含义，把它解释为对自己有利的表示，可是他也感到同样的微醉的梦境般的状态，象她一样细听着，这奇妙的时光像被托在优美和谐地沙沙作响的翅膀上，穿过晚霞映照的房间，穿过他们的心扉。

两人后来都觉得，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像着了魔似地相对坐着，但实际上不过几分钟而已，因为当他们突然从这寂静中惊醒时，太阳仍还悬在对面山峰的边缘上。

〔瑞士〕赫尔曼·海塞《回还》。

（罗欣在卡嘉最困难的痛苦时刻来到了她身边。）

……罗欣用慢条斯理的、坚决的声调说着，眼睛没有离开她：

“我来是为了问候你。你家女佣人把你所遭遇的不幸告诉了我。我期待着，因为我觉得必须告诉你，我可以听候你的吩咐，而且准备把整个的一生都奉献给你。”

他说到最后几个词儿的时候，声音颤抖起来，一阵肉桂色的红晕泛上他那清瘦的脸颊。卡嘉把双手用劲压着胸脯。罗欣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必须走到她那儿去，帮助她。等他走拢去的时候，卡嘉牙齿打着抖，说道：

“你好，伐吉姆·彼得罗维奇。……”

他不由自主地伸出胳膊，好像要搂抱卡嘉似的——她拳头里痉挛地抓着一个药瓶，那样脆弱，那样忧郁——可是他马上又把手放下来，

沉下眼睛。凭她女性的直觉，卡嘉突然明白：她忧郁，渺小，不干不净，无依无靠，噙着没有流出来的眼泪，抓着一个可怜的吗啡瓶，可是对这个男人来说却是亲切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他正在悄没声儿地、严肃地等着，想把她的灵魂接纳到自己的灵魂中去。卡嘉忍住眼泪，开不了一下口，说不出一句话，朝着伐吉姆·彼得罗维奇的手弯下腰，将嘴唇和脸贴上去。

〔苏联〕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卷

（舞会中由于和女子身体上的接触，使“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们俩谁都不看谁一眼，身体几乎一点都不接触，姿势显得不大轻盈，面上带着羞涩的表情，在大厅中舞来舞去。我虽然觉得自己好像拉着一位年轻的天使的手，在乐园中跳华尔兹舞似的幸福，可是跳完一回旋后，我们就仿佛水火不相容一般，迅速分开，立刻各自走到大厅的两头去了。我方才还随随便便地任意用两只手夹着身体高大、容貌美丽的大蒂特的脸蛋，现在却战战兢兢，不敢抱安娜的瘦小的、简直说是空灵虚幻的身体，却像躲避一块烧红的铁似的，放她走开了。

〔德国〕凯勒《绿衣亨利》

（当她见到贝克莱特以后，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遍了她的全身，全身充满了爱的力量。）

她回到了桌子边，停下来看了一眼，有没有人注意着她。接着便小心翼翼地朝四周一望，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紧张不安的神色。可是她看见贝克莱特正笔直地望着她，他眼睛里显出得胜的、可是柔顺的神色，嘴边微微一笑，点点头，表示欣然同意的意思，她马上觉得心头摇摇晃晃，好像过去由于心脏和神经收缩而缩紧了了的血液，这时候突然流畅起来了。她心灵中间所有干枯了的沼泽地带，龟裂、枯焦了的堤岸——在她身上布满了的那些干枯了的小溪、河流，充满了痛苦的大湖，马上灌满了生命与爱的无限充沛的力量。

〔美国〕德莱塞《美国的悲剧》

（见到她的目光，马吕斯的心灵上有了新的感觉，因为这目光牵动了他的心。）

这次在那年轻姑娘的目光里，有了什么呢？马吕斯弄不清楚。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可是什么也全在那里面了。那是一种奇特的闪光。她低下了眼睛，他也继续往前走。

他刚才见到的，不是一个孩子的那种天真单纯的眼光，而是一种奥秘莫测的深窟，稍稍张开了一线，接着又立即关闭了。

每一个少女都有这样望人的一天，谁碰上了，就该谁苦恼！

这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心灵的最初一望，有如天边的曙光。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灿烂的东西的觉醒。这种微光，乘人不备，突然从朦胧可爱的黑夜中隐隐地显现出来，半是现在的天真，半是未来的情爱，它那危险的魅力，绝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那是一种在期待中偶然流露的迷离惆怅的柔情。是天真于无意中设下的陷阱，勾摄了别人的心、即非出于有意，自己也并不知道。那是一个以妇人的神情望人的处子。

在这种目光瞥到的地方，很少能不惹起连绵的梦想。所有的纯洁感情和所有的强烈欲念都集中在这一线天外飞来、操人生死的闪光里面，远非妖冶妇女们做作出来的那种绝妙秋波所能及，它的魔力能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突然开出一一种奇香异毒的黑花，这便是人们所说的爱。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

(在剧院看戏的时候，伯爵夫人偷偷爱上了我，她轻轻地向我走来，在朦胧之中，我也被她吸引了。)

别的不说，单说这一点就够了！在这剧院里，有位公爵夫人，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无疑已被紧紧地捕在网里啦。她坐在正对面，美丽犹如天使；一身穿绸着缎，加上花边饰带，看去几乎像在天空翱翔一般，还戴了那么多的金刚钻和宝石，仿佛要给人晴朗的夜晚凝望天上星星的印象似的。我肯定，她不可能是一个可怜人，而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女神。

这位仙女，在整个演出期间，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包厢，你若问她台上在演什么，真不相信她能答得上来。你看待世俗事情，可不要太诗化了，对她这副迷惘的样子的含义，也用不着作过于复杂的理解。我知道了。“我是你的卑微的奴隶，夫人”，我自言自语道，“我就来了。”

演出一结束，我急忙往她必经的门廊上走了去。我的小女神并没

有让我久等：她几乎立即就来了。啊，从闷热的地方出来，她甚至显得更美、更可爱、更娇媚了；我一向并不会因看到佳人美女而心醉神迷，因为我知道化妆品对女性的风韵的影响，我很清楚，大量的钻石和布鲁塞尔花边会怎样美化一个女人的外貌，我能精确地估算到，锦上添花，会给人带来多大好处；我知道，搔首弄姿会怎样使一个美女美上加美；尽管如此，她却比任何诗人所能想象的——更不用说加以描写了——更像天使，更为优雅，也更加美丽。

当她悄悄经过我身边时，我觉得手上给轻轻碰了一下，待我从惊愕中恢复过来时，我发现自己手里已拿着用一枚贵重的戒指箍着的一张名片。是塞在我手里的。但是她的令人目眩的美，跟她的手接触，使我一时茫然若失了，以至于我一上来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有四十八颗星星的房间》

（和厄拉斯特初次见面，少女丽莎就悄然心动，深深地爱上了他）

此时丽莎的眸子中闪烁着欢乐的光亮，她虽然竭力想掩饰却掩饰不了；她的脸颊烧得通红，宛若夏日晴朗的傍晚的绮霞；她沉倒头，望着自己的左袖，用右手绞着袖口。老妇人喜出望外地答应了他，并不疑心其中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企图，并再三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保证，丽莎织的麻布，丽莎纺的袜子，好得无可再好，比别人织的经穿得多。天黑了下来，年轻人想告辞了。

“那末，好心的、和蔼的少爷，请问你的大名？”老妇人问。

“我叫厄拉斯特，”他回答。

“厄拉斯特，”丽莎悄没声儿地念道，“厄拉斯特！”她一连念了五遍这个名字，好像是竭力要把它记住在心里似的。

厄拉斯特和她们互道再见后，走了。丽莎目送他离去，而母亲则握住女儿的手，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后来，对女儿说道：

“啊，丽莎！瞧他多好，多善良！要是你也能有这样一个未婚夫就好了！”

丽莎的心扑腾扑腾直跳。

“好妈妈！好妈妈！这怎么可能？人家是公子哥儿，农夫当中哪有像他这样的……”丽莎话说了半就停住了。

〔俄国〕卡拉姆辛《可怜的丽莎》

（巴丝谢芭在经过第一次的婚姻打击以后，终于和一直对她忠心耿耿

歌的奥克产生了真挚而纯朴的爱情。)

他陪着她走上了山岗，向她介绍着他将承租的另一个农场的详细情况。他们极少谈到相互之间的感情；在经历了这样考验的朋友之间，温柔动听的娓娓情话也许是不必要的。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一种牢不可破的钟爱之情，当这两个走到一起的人最初开始了解到对方性格中不甚美好的一面时，这种钟爱之情就产生了（如果确曾产生过这种钟爱之情的话），至于那最美好的一面，那是以后才了解到的，是在毫无诗意的生活现实的缝隙中培养起来的。这种融洽——这种志同道合者之间的情谊——通常是通过追求相同的目标而产生的，不幸的是，它很少附加于两性之间的爱情之上，因为男人和女人不是在他们的劳作中，而仅仅是在嬉戏玩乐中才发生交往的。然而，在欢乐的环境允许其发展的地方，这种混然一体的情谊就会证明它是一种唯一的像死一样坚强有力的爱情——这是大水扑不灭、洪涛淹不没的爱情，相比之下，那通常被称之为情欲的东西就像蒸汽那样转瞬即逝了。

[英国]托马斯·哈代《远离尘嚣》

(少年误以为那夜间勇敢的少女是玛尔哥特，他不可抑制地狂热地爱上了她。)

玛尔哥特！这个名字烧灼着他的嘴唇，极度意外，他几乎发出一声惊呼；可是他咬紧牙关。此刻他听见她说话——他觉得她的声音是这样的陌生，就像有人从一个讲台上在向下说话似的冷漠地，深思熟虑地，略微开几句玩笑，可又是那样的镇静自若，使他简直不由得对她在生活中这样善于撒谎作假感到毛骨悚然。这难道果真是昨天晚上被他压得娇喘吁吁的女人吗？他狂饮过她那湿润的芳唇，她在夜里像头猛兽似地向他扑来，果真是她吗？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两片薄薄嘴唇，可是那炽热的烈焰又向他泄露了什么呢？

他更加仔细地端详她的脸庞，好象他第一次看见这张脸。他心里欢呼雀跃，高兴得浑身战栗，几乎掉下泪来。他第一次感到，她带着这种高傲的神气是多么娇美。深藏在她的秘密之中，给人扑朔迷离的印象，又是多么诱人。他乐不可支地用目光细细描摹她那两道秀眉组成的弧形曲线，碰到一个锐角，那曲线又突然向上挑起，他的目光深

深挖掘到她那双灰绿色眼睛的阴凉的矿藏中去，吻着她双颊上苍白的、泛出淡淡光泽的皮肤。他的目光把她那绷得很紧的嘴唇幻化成舒开的小花瓣，供他亲吻。他的目光掠过她那发亮的秀发，然后飞快地往下一落，于是搂住她那整个身姿。只有到此刻他才认识她。当他从桌边站起来的时候，他的双膝直抖。他被她的音容笑貌弄得如醉如痴，就像喝了浓烈的酒浆一样。

〔奥地利〕斯·茨威格《夜色朦胧》

（高乃里于斯是一位从未涉足于政治的园艺家，在他那无辜的生命侥幸地留在人世以后，他的生活又恢复了生机：在监狱里，他的黑郁金香在秘密地培植，他的爱情也随之孕育成长起来。）

最后的一下钟声还在空中回荡，高乃里于斯却已经听见了楼梯上有美丽的弗里斯姑娘的轻捷的脚步声和长衣服的窸窣声，不一会儿，高乃里于斯急切地盯着那扇门上的铁栅栏突然亮起来了。

原来是窗洞从外面打开了。

“我来了，”萝莎说，因为爬了楼梯，这时候还没有喘过气来，“我来了。”

“啊！好萝莎！”

“你看见我高兴吗？”

“那还用问！可是，你想什么办法来的？告诉我。”

“听我说，我爸爸差不多每天晚上，一吃过晚饭就睡觉；他喝杜松子酒，喝得迷迷糊糊的，我就扶他躺下。别对任何人说，因为，亏得他打这个瞌睡，我以后每天晚上都可以来跟你谈一个钟头。”

“啊！谢谢你，萝莎，亲爱的萝莎。”

高乃里于斯一边说着，一边把脸凑近窗洞，凑得那么近，萝莎连忙闪开自己的脸。

“我替你把郁金香的球根带来了，”她说。

高乃里于斯的心扑扑直跳。他一直不敢问萝莎，把他交给她的珍贵的宝贝怎么处置了。

“啊！这样说起来，你把它们保存起来了！”

“你不是把它们当作你心爱的东西交给我的吗？”

“是的，可是，我既然给了你，我就觉得那是你的东西了。”



“要等你去世以后才能归我；幸好你现在还活着。啊！我多么感激亲王啊。要是上帝把我为威廉亲王祈求的幸福，全都赐给他的话，那他不仅是他的国家里最幸福的人，而且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活下来了，我把你教父高乃依的圣经收藏好，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球根给你送回来；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我计划好，决定去见总督，要他把戈尔肯的看守的这一个职位给我爸爸的时候，你的奶奶把你的信送来了。啊！老实对你说吧，我们在一起哭得多伤心啊。但是，你的信只有更加强了我的决心。于是我动身上来下去；其余的事你也都知道了。”

“什么，亲爱的萝莎，你在接到我的信以前，就已经想来找我了么？”

“想来找你！”萝莎回答，她为了爱情，已经顾不了害羞，“我简直就没有想过别的。”

萝莎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格外美丽，高乃里于斯忍不住第二次把额头和嘴唇凑到铁栅上去，这无疑是为了感谢那位美丽的姑娘。

萝莎又象头一次一样躲开了。

……

萝莎红着脸，垂下了眼脸。

因此她没有注意到高乃里于斯的嘴唇凑过来。唉！他的嘴唇碰到的只是铁栅栏；然而，尽管有这道障碍，他的嘴唇还是把最甜蜜的吻的火热的气息，送到了姑娘的嘴唇上。

萝莎碰到了这烧着她嘴唇的火焰，脸一下子变得和在布依坦霍夫他受死刑的那一天一样苍白，说不定还要苍白呢。她呀的叫了一声，闭上了美丽的眼睛，带着那颗怦怦跳动的心逃走了，一边逃，一边徒然地用手压制着她的心跳。现在只剩下高乃里于斯一个人了。他只好嗅着留在铁栅栏间的、萝莎的头发的甜蜜香气。

萝莎逃得这么匆忙，竟忘记把那三个黑郁金香球根还给高乃里于斯。

〔法国〕大仲马《黑郁金香》

（吕西安·娄凡所表现出的诚实的品性，始终对德·夏斯特莱夫人有一种吸引力。一贯注重于名誉的她似乎默许了娄凡的大胆表白。）